

新刻蒙求

再校

服部文庫

イ 17

2069

1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2069
1

新刻蒙求序

初余家兒輩幼而誦習李安平蒙求一如李家
政父之大有所益亦如二李所稱揚焉童恭既
誦之及至稍讀諸史傳其俗本注引一二訛謬
隨乃正之又有小異同頗可疑者比舉以質之
余余乃閱之又從而知其刪約之要固為博覽
有識之取裁非若後世注家苟挹流末眈澮相
承比也不窮河源惡睹崑崙者乎其旁取諸子
雜家頗及怪僻者間蓋有異於今行者而今行
諸書故屬殘闕則亦有以測夫當時援引猶多
全冊且未甚舛訛安知非今之非而古之是乎

且此標題備證已亦如是而足矣不必疑焉遂
令童恭定焉童恭既卒業焉因謂余曰竊見大
人生平著作其驅使掌故多見此書得無似帳
秘論衡乎余笑曰童子止勿輕視廼公居余語
汝夫朱瑟玄酒乃有以見清廟肅穆焉即屬辭
比事必求諸古而後以見其莊飾文所以爲文
本如是而已况唐人於詩追琢其章莫不金玉
即其用事蓋務就雅馴而此書也則其盛時所
擇取家家相襲固應爾爾今苟欲儀刑其遺則
則暗合默協無往不爾爾人人以爲一帳中秘
物不亦幾乎不獨爲汝童蒙也按自宋人以及
明初徃徃有稱引李瀚蒙求爲徵者而晚近則
蔑焉或又至有誹笑淺俗書云如鄉里教兒童
蒙求雖亦博覽家所口即不深思槩比之鄉閭
冊子邪蓋自有李氏書歷代諸蒙求紛紛相亂
一薰一蕕尚猶有臭遂又并此賤棄之耳何其
寬哉已未仲夏服元喬序

薦蒙求表

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士義
或可稱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徵茂異咸重儒
術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
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古人狀跡編成音韻
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
轉相敷演向萬餘事瀚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
諷誦談古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
司封員外郎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
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子淵
製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宮人誦習近代周興



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竒未嘗遺一才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獎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知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蒙求為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叙之雖不配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凡五百九十六句云爾

子光序

前言往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然簡編浩博未易研究非真積力久莫能撮其要唐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議聲韻以類折

偶剪剔煩蕪，培擷精英，事跡粲然，斑斑可攷。其於屬辭備閱，不爲無補矣。然鮮究本根，類多舛訛。覽者病焉。豈瀚之所載然歟？抑亦後世傳襲之誤也。予嘗嘉其用意，而惜其未備。於是漁獵史傳，旁求百家，窮本探源，撫華食實，太抵傳記無見而語淺，謬妄者就加是正。至於載籍之中，間有故實，可以槩舉者，仍掇其一二大者附焉。庶幾照然若日星之麗天，煥然可覩。命曰補注。將以備遺忘而助討論，不亦文範之捷徑歟？時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徐子光序。

蒙求考例

一蒙求諸刊舊無善本，而其所采掇率非僻書，即亦士子朝習夕誦，隨見不難。是正恭己，患其訛誤，乃當就本書考者。詩書左國國策論語家語晏孟莊列六韜韓非呂覽淮南新序說苑古列女傳西京雜記世說文選初學記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俱依今行諸書正之。但蒙求舊引間有一二與今見本諸書字異，而舊義差勝者，又有後漢晉史互涉謝承王隱臧榮緒書世說雜家者，諸非其謬，俱從舊本。風俗通博物志孝子高士神

仙列仙諸傳搜神及後記異苑續齊諧記雖有見行與古類書諸注及蒙求所引多異可疑且非全書不可據正故今所考究各按本書一過又且旁索類書諸注就義所安而後多從舊本若慎子七略三齊記漢武故事漢官儀蜀王本紀蕭廣濟孝子傳逸士傳楚國先賢傳晉先賢傳魏略典略吳錄吳書孫氏世錄江表傳文章敘錄會稽典錄三輔決錄竹林七賢論三十國春秋華嶠譜叙幽冥錄神怪志孔氏志怪陰嬉識廣州記其書今不可見或有說郭諸書一二所收亦皆抄出自古書注引拾遺百一名存實亡且今行說郭杜撰大半固不足信據獨所幸者此書演引出於後漢三國志註世說註者十之七八今皆見存若其隱僻二三亦有史漢註文選善註藝文類聚白氏六帖可以備考即又加以太平御覽事文類聚韻府尚友錄天中記旁搜互發略得相證但諸引彼此頗有煩簡甲乙則亦不如多從舊本無害義耳以上考定悉皆折中家君不敢臆斷

一文獻通考藝文部載唐李瀚蒙求三卷及徐子光補注八卷晁氏陳氏說亦從此序所稱

無異論也

一有萬曆刊本大抵誤謬與此方舊傳諸本略同耳其書不載舊本序表而有刊者序漸作李翰以為華子觀兄文章與韓愈相上下者則唐書李華傳所附出者也然若據舊本序表是可疑矣但標題中揚寶黃雀毛寶白龜作揚生黃雀毛子白龜互避兩寶安國國器作長孺國器避國字重蓋亦後人所改雖今不必從似有其理

元文四年夏五月

服惟恭識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孔明卧龍

呂望非熊

揚震關西

丁寬易東

謝安高潔

王導公忠

匡衡鑿壁

孫敬閉戶

邳都蒼鷹

甯成乳虎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郝超髯參

王珣短簿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桓譚非識

王尚止訛

嵇呂命駕

程孔傾蓋

劇孟一敵

周處三害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墨子悲絲

楊朱泣岐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杜后生齒

靈王出髭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瓊靖二妙

岳湛通璧

郝詵一枝

戴憑重席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鮑靚記井

羊祜識環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江革巨孝

王覽友弟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葛豐刺舉

息躬歷詆

管寧割席

和嶠專車

時苗留犢

羊續懸魚

樊噲排闥

辛毗引裾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枚臯詣闕

充國自贊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賀循儒宗

孫綽才冠

太叔辯洽

摯仲辭翰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爰盜卻坐

衛瓘撫牀

于公高門

曹參趣裝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范冉生塵

晏嬰脫粟

詰汾興魏

鼈令王蜀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檀卿沐猴

謝尚鳴鶴

太初日月

季野陽秋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王忱綉被

張氏銅鈎

丁公遠戮

雍齒先侯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周侯山嶷

會稽霞舉

季布一諾

阮瞻三語

郭文遊山

袁宏泊渚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孟軻養素

揚雄草玄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郭槐自屈

南康猶憐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廣客蛇影

殷師牛鬪

元禮模楷

季彥領袖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梁竦廟食

趙溫雄飛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鑿齒尺牘

荀勗音律

胡威推縑

陸績懷橘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李廞清貞

劉麟高率

蔣詡三逕

許由一瓢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逸少傾寫

平子絕倒

詹臺毀壁

子罕辭寶

東平為善

司馬稱好

公超霧市

魯般雲梯

田單火牛

江適燕雞

蔡裔隕盜

張遼止啼

陳平多轍

李廣成蹊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龔勝不屈

孫寶自刎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董宣彊項

翟璜直言

紀昌貫虱

養由號猿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蘓韶鬼靈

盧充幽婚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三王尹京

二鮑糾慝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

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我眼爛爛如巖下電阮

籍素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

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

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歷官至司徒

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

名鍾會薦於文帝蘇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鍾會

爛光

在郎舍郎官所

清朗可賞

阿入聲發語辭多加之人如阿耶阿妹阿大中郎

識量智識

薦於文帝晉文帝追稱也文帝仕魏為相國相國屬百揆有吏正曰掾

吏部郎主選舉能整風俗理人倫者為之清通清而能通云簡要簡而風神高邁過也風來神過也精理義魏晉時謂義理義即老易之義也官省省禁暑不悅世說云王者世數為天下貞此老子言

龍與熊

好為梁父文選善吟梁父子謀志作於見于梁父春平林州秋梁父地名字近疑

門蓋此城之門送望湯陰里里中有三墳塚相似問是誰家排山之能絕地朝被讒言二排子誰能為此謀相齊晏子先主劉言三子有為有明稱自稱尊號隆中名彰與龍同有角神記龍無角古語作四龍無角古語作非熊非三王文王武王為禹占得阜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

新文蒙才卷之二

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指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不悅羣臣失色指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卧龍 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空枉駕顧之先主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

六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鳥非龍非鳳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之囑為禹占得阜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

新列蒙才卷之二

○作非四熊通熊東也
非羆則韻若作
不叶矣
○漁父韻

引史記
而今史
作非虎

師舊本作非熊非羆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
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
西伯出獵上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
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揚震關西 丁寬易東

後漢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常客居於
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
有鶴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

○關西
○謂之晚暮
○字通鱸
○實黑文

○鶴雀大如鶴長
○鱸後漢書注鱸
○古文故為卿大夫服
○三台三也後漢大尉
○司徒司空為三

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
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
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
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
大誼而已

謝安高潔 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嘆
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
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
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常往臨安山中放情
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為西中郎將總

○詁顏師古曰詁謂
經之首也

游息之

身人

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
餘始有仕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朝士咸送
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
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己桓溫
威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輔穆進中書監錄尚書
事符堅率眾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總
統功進太保薨贈大傅謚文靖

晉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
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
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
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
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
知無不為帝常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
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
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
位司空

匡衡鑿壁 孫敬閉戶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
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對策甲科元帝時為丞
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

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不識名家富多書衡
乃與其客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
給以書遂成大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
頸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辟命不至

鄧都蒼鷹 甯成乳虎

前漢鄧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
折大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
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邊為引去竟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
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中都以為漢法卒
斬之

前漢甯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
必凌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為中尉其治
效鄧都其廉弗如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
短抵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
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
關都尉歲餘關東吏議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
虎無遠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顓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
顓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
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
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
闇奸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
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
後顓嵩並為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作
狼抗晉書周顓傳處仲剛懷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
敦字也

後漢梁冀字伯卓褒親愍侯諫之曾孫為人鷲肩豺
目洞精瞠眦口吟古言拜大將軍侈暴甚帝崩
冀立質帝少聰惠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
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鳩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大
尉李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
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
后六貴人二將軍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
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他
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
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拔冀財貨三十餘萬以
充王府用貳天下稅租之半

郗超髯參 王珣短簿

超絕才高氣凌不羈係
曠遠罕小也

晉書郝超字景興大尉鑿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
之度善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溫辟為參軍溫英
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
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
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
故也

晉書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溫掾溫

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
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為僕射領吏部帝雅好典籍
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
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
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
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堦耳安悅
時苻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
以玄應舉累進冠軍將軍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
將軍談決戰肥水南堅眾奔潰弃甲宵遁聞風聲鶴
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
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
郎將數被進見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

小性

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
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應之拜援為伏波將
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將樓
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溪蠻
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
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也遂遣征之進營壺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
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

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事滅胡廼
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節
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贊曰禹
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
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悉歸所
謂崑崙者乎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
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
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
遂降焉初陵與蘇武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

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摧
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踈路側恨恨不得辭晨
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
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
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愴恨切中懷不
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
始

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
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
中高帝召之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匹夫
其愧已甚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
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既葬二客窆其冢旁
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
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
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
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
之因呼為挽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博召文
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
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

新文家才卷之四
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
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
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
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
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
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
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
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
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入
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宮頓居羣士
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
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
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
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繫
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為常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
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
定嫌疑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

新交家法 卷之十
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
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卒

前漢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為左將軍京
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
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
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
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
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廼止
果訛言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後為
丞相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
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
畏之遷延却退上聞歎曰真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
短卒為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 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錇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
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
安服其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家語曰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
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周處二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及時條侯周亞夫為
大尉東縣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己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晉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暮年州府交辟仕晉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諫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累爲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趙戒杜喬議立清河王端而蠡吾侯志取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憚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冲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大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為司空遷司徒和帝時薨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反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暴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大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為

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 楊朱泣岐

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誇曰憫其本同而末異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

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之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
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 靈王出髻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髻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髻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林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議

幽通賦 抗爽信 以矯情 兮信畏 犧而忌 鵬雀題 所擬或

新刊卷之二

十五

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詔發之天子以
詔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
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
服似鴉不祥鳥也詔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
壽不得長延為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詔徵之入見上
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詔具道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延拜詔梁王大傅死年三十
三孔臧鴉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

莊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
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
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沈洋自恣以
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
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云樂生者畏
犧而辭聘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
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
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必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

事之樂殺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聊野即墨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樂府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止貴賤止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為

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止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瑾靖二妙 岳湛連璧

晉書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瑾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字

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良張彪索紉
索永俱詣大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字也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
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
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
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
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
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眾所疾棲遲十
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
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卻

新說一枝

戴憑重席

晉書戴說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瓌偉周儻
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
策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說曰卿
自以為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
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說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
譽
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
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
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
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大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

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畧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爲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授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後竟不仕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

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
舉雲賢良吳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
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
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
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駸駸
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
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
中書侍郎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
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寄宿見
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
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
氏少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
天下心魏武為丞相辟為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
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急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
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
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二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
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

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鮑靚記并 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年五歲時念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累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大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祀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

諱名云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絮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免俗何足貴乎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疾之出補始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詠其一曰

仲容青雲器實寡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勸屢薦不入官

晉嵇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舍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為人昂昂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僂佻若玉山之將頹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奉

激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也回
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
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
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
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
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仁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
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
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

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 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
亂負母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掄以為養數遇賊或劫
欲將去革輒涕泣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
者賊不忍犯之革轉客下邳窮負裸跣行傭以供母
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
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江巨
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司空長史肅宗崇禮之拜
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
酒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

晉王覽字玄通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
楚撻輒涕泣抱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
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
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
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更
之自後朱賜祥錢覽輒先嘗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
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蠲削煩苛秦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
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
其安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讓
高祖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
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
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
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鄭侯

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
士號稷嗣君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益饜之通說上願徵
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為錦蕤野外習之月

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行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渴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喧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葛豐刺舉 息躬歷詒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開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祿大夫

前漢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詒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

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逆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 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歆郡原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歆為龍尾

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采厚自崇重

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豢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其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拉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 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瑯瑯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驗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 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

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
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
下病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獨不
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
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
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
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
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
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

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
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

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
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
左右願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
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
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
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乃
為之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
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

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
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問其故曰我驪腹
中書也

枚臯詣闕 充國自贊

前漢枚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
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乘在梁時取臯母為
小妻及東歸臯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
見侍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
匈奴不通經術諱笑類俳倡為賦頌好曼戲以故得
嫌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
久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
事宣帝時為後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
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
可將者充國對曰臣踰於老臣者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
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
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
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
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

引兵至先零虜奔車重赴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
餘後罕汗不煩兵而下遂上屯田便宜十二事上聽
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罷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薨謚壯
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
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
即圖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
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
者未_レ必_レ非此人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

終日清談縣務亦理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
比子貢聲名藉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事每提玉柄
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
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
歷尚書令及石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
太尉眾共推為元帥舉軍為勒所破衍欲求自免勸
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
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使人夜排墻墮殺以
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
物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

塵

西

塵

塵

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時郭泰亦知人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
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助劭鄙其人曰君清平
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
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處亦知名汝
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 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齒不羣
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
為世儒宗

晉書孫綽字興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
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
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
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
為其冠溫王邾庾諸公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
焉

太叔辯給 摯仲辭翰

晉書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
舉賢良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
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爲
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
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
四十始爲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
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
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
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裴楷有
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
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爲范
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
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遺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爲相玠嘗爲
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
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
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
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矣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

瑛

新刻家範卷之十一
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馬
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
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僕射
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
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
聞後太祖且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爰盎卻坐 衛瓘撫牀

前漢爰盎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引卻
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也
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廼說入語
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
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為政
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
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
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
邪瓘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太保就
第惠帝立以瓘錄尚書事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正

新刻蒙才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不得騁己淫虐啓帝作詔免瓊官遂被害

于公高門 曹參趣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講若書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寃結告天

燕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范丹生塵 晏嬰脫粟

後漢范丹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

時絕俗為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拒

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狷急

常佩章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

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

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

晏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

字晏子
所載經
異義同

諸汾興經 龍令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輜輶自天

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

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

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

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

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

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屍流凶隨江水至上至成

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

鼈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

帝號復稱王

新刊蒙求 卷之七

三十四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未爲御史大夫

韓非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 謝尚鷓鴣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迺解寬饒

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
又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
刺譏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
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
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
謗遂下吏自到

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
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眾藝王導比之王戎長
呼為小安豐薛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
曰聞君能作鶴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幘而舞導
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
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 季野陽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
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耻之不悅形於
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曰曾與玄共坐時人
謂蒹葭倚玉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晉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
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見之曰季
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

安亦雅重之常云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仕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賓客望之以為神仙焉

王忱綉被 張氏銅鈎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疾困隱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

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忱鬻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忱後署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為功曹

三輔決錄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為禍飛上承塵

為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鈎，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賣鈎，與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鈎，復為二千石，後失鈎，張氏遂衰。

丁公遽戮 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逐竄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克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公，太守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

年舉孝廉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確並至待御史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大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烹黍事無載

周侯山嶷

會稽霞舉

世說曰世且周侯嶷如斷山注晉陽秋曰嶷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媒近周侯謂周顛也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季布一諾 阮瞻三語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見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

會稽王
謂簡文

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
 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為河東
 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
 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
 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美乎何
 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為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
 得季布諾

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
 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
 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
 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
 時謂之三語掾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
 自謂此理可以辯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
 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
 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
 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郭文游山 袁宏泊渚

晉書郭文字文學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
 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
 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
 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而文獨
 宿十餘年卒無患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王導

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晉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
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
詠詠聲清辭文藻拔遣問焉即迎升舟與譚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
揚州刺史宏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
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
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
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辯慧祖父瓊初為
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

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
深竒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不就知
名京師獻帝初遷大尉坐免及徙西都起為司隸校
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為卓將李傕所害
蜀志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
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眾集而宓未往丞相
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
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
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

推之。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曰：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于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溫大敬服。宓之文辭皆此類。舊本必誤作宓。

孟軻養素 揚雄草玄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以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簷石之備，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譏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玄太深，眾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久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

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

山子期曰善哉我我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無足為鼓者

郭槐自屈 南康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闔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為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為太子納槐女

為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
及女為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
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
氏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隗非
世說曰桓溫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溫平蜀以李勢妹
為妾甚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拔又襲之
值李梳頭髮垂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
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
神色闕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
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
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郡國頗傷稼犬牙緣界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
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
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化及鳥
獸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
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
補益然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

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
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
相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 殷師牛鬪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遷河南尹嘗有親客
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
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
上有角弓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
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
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廣所在為政
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
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為尚書令始
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
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
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
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
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
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彊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後假

節鎮江陵為桓玄追兵逼殺

元禮模楷 季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舉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大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膺等後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自是海內共相標榜指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厨

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

鞫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是時朝廷綱紀積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

晉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時為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

所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晉書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貧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贏。一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

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

疎敬

卑

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大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梁竦廟食 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諸竇恐梁氏得志為己害，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褒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歲饑，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

舉直言不諂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
之後告歸帝東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
項羽廼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
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
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軻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
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
婦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
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婦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
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
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
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
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
家庸夫大史敫女奇其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
衣食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
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

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察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推，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殺，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 荀勗音律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出爲滎陽太守，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鐵之鑿之，糠粃在前。」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嶷夙成，十餘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

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勛於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
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
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
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
明識後守尚書令勛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悵恨或有賀之者勛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
太子婚未定勛與左衛將軍馮統同帝間並稱賈充
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
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勛及和嶠往
觀之勛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
下貴嶠而賤勛

胡威推錄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魏
為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
驢單行既至見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
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
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
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
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
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

筭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植溫以為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化之感

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_{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文章仕齊為侍中秘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躡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廞清真 劉麟高率

世說李歆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
宦王丞相欲招禮之辟為府掾歆得牋命笑曰茂弘
乃復以爵假人

晉書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
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麟之固辭居于陽岐來往莫不
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
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麟之高率善史傳

蔣詡二逕 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以廉直為名
王莽居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
開二逕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游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盃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
瓢得以操飲訖挂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
煩遂去之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
弘農僕既有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
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去弘農二百里以故關為
弘農縣

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
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

妹高陸公主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支尚書預以孟
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
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
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
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
其微巧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光祿大夫汾陰得寶
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
以爲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
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
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
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
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迺漢寶非周寶
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議郊祀
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僉
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林議終大司
空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躡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勾踐獻之。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後漢梁冀為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曉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為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及冀敗，自殺。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公嗾夫欒，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宣子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其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亾也。」

左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頌寫 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嚼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辨贍以骨體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二弟情與曩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容嗟以為入微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凡衍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街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所害澹臺毀壁 子罕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宗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

去

左傳曰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為善 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上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立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大牢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魯般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夙儒借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

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疾辭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
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
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念公輸設
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
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
魯般也

田單火牛 江道藝雞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
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
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
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
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
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
擊之城申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
安平君

晉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為諮議
參軍遷長史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
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
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
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

足_三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
小敗道後遷大常

蔡裔隕盜 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
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隕故殷浩為中軍將軍北
征委以軍鋒焉

魏志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
累轉前將軍舊注曰江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
無不止者

陳平多轍 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為
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
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
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
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
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奈何予
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
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
如此肉矣從高祖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
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
時為左丞相呂后時為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

前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中
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
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
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
賜輒分其馘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為
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惑失道
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之莫府上簿
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
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
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
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為
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
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必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溫雅有父風永嘉中為
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
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

每山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
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
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
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蛟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
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
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
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
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
遊於江漢之涓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
下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以與交甫受而懷
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龔勝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
節世謂楚兩龔哀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
骸骨莽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後遣使者
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
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稱病篤東首
加朝服托紳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老且暮
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不開口

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月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訛身訛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慙上書薦寶平帝時爲大司農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怵言凡鳥也

晉王徽之字子猷右軍羲之之子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以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

乘輿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侍郎
董宣彊項 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
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
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
一言而死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何以理
天下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
宣不從彊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
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

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京師號為
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
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
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之文
侯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
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
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
座

紀昌貫虱 養由號後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飛衛學

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
學不曉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
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未倒皆而不曉以告衛衛曰未
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
鼈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也三年之後如
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
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甘蠅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

上莽時不肯仕常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
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
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徵西京外戚賓客故
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而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
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增壞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
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
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繫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
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
為後世法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

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蘓韶鬼靈

盧充幽婚

三十國春秋曰中年令蘓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晝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盧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逐鷹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亡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二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沈乍浮既達于岸充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

也抱兒還克及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 秉去二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爲大尉爲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大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吾恐他人

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間之皆喻其為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為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旺。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庶人，咸皆湯。後為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為廷尉，其治倣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寬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猶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家
資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三王尹京 二鮑糾慝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用
之出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
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
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成帝選為京兆尹時帝舅王
鳳輔政專權會日食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
遂為鳳所降初章為諸生
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

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邛乃反涕
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
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
獄死死非其罪眾庶寬之廣漢敞尊互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
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
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
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其見憚如此父宣哀帝時
為司隸校尉為王莽所害子昱中元初亦拜司隸校
尉章帝時官至大尉

